

迷烟

邹志安 著

爱也不似，恨也不似，
性爱怎会生出这多恩恩怨怨，是是非非。

迷 惘

邹志安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迷 惘

邹志安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广播电视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1875 印张 142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4-03544-0/I·818

定 价:6.20 元

鬼魅无形 深情有情

——邹志安《爱情探索系列长篇》序

陈忠实

早就想写一点有关志安的文字，从他离开当代文坛的时候就产生过这个念头，直到他周年已过，我依然未提起笔来。我后来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情感的脆弱，畏怯因而无力触动情感世界里的那一潭水。我推着未写，实际是一种逃避。这种逃避痛苦的情况已不是头一次发生，6年前，我的尊师挚友蒙万夫刚交50猝然谢世，那时志安还写过一篇心情沉痛而又激越的悼文，而我却是一周年后才写了一篇回忆与蒙交谊的文章。路遥逝去后，我除了在告别仪式上那篇极简短的悼词，后来也未再写什么文章，其实有许多往事至今依然难以忘怀。志安的死亡更加深了我的心理畏怯，以至那情感脆弱到不堪一击了。

我已经不再单纯把疾病看作是病魔，无论是蒙万夫先生的心肌梗塞，无论是路遥的肝硬化腹水，抑或是志安的肺癌，不单是病魔，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专门谋杀天才的阴毒的鬼魅。鬼魅无形，残害天才和善良却绝不放手松口。然而我终于获得了掀动那一潭情感水波的勇气，这就是陕西人民出版社要出版六本志安的以爱情为系列的探索性长篇小说，并要我作序。我欣然应诺，连自己适宜不适宜作这个序都不顾及了，这勇气显然不单是来自于个人情感，而

是来自于读者。读者在作家邹志安去世后所引发的巨大的社会同情，《文学报》发起的募捐活动响应者二千余人，作家和文化团体惺惺惜惺惺且不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募捐者几乎包括了社会分工中的所有职业者，尤其是那些退休干部工人和中小學生。我曾经在接过《文学报》主编酆国义先生送交的捐助者名单时心里一沉：鬼魅无形，读者有情。

去年以来，邹志安有三部长篇小说遗稿在他谢世后陆续出版，引起读者更大的兴趣和热情，书的销量可观。欣慰的同时我也惊讶不已，我清楚这三部长篇是进入九十年代的新作，陕西人民出版社这次重新出版的六部爱情探索系列长篇均为八十年代后几年的作品，此前他曾写过二百多篇短篇小说和十几部中篇小说，且不说文字数量究竟有几百万，单是9部长篇的数量起码在陕西当代中青年作家中是遥遥领先于所有生者和死者的。所有这些创造性劳动成果全部是在新时期以来的十三、四年间完成的，是在他32—46岁这个黄金般的年龄区段里创造出来的，我惊讶一个人竟有如此巨大的艺术创造能量，也钦佩他如此巨大的创造热情，智慧和天才且不论它。

在我看来，作家的全部创造理想和生存欲望，概莫能大于读者对其作品的理解和接受，作家从事创作劳动的全部意义或者悲剧都在这里。这里就触及到对创作这项劳动的缘由的理解，不过是作家艺术家把自己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生活体验进行到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所形成的各个迥异的独特体验渲泄出来，凝成一部小说一首诗歌一齣戏剧

一幅绘画一曲交响乐，以期与读者或观者听者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文学和艺术作品不过是实现两颗心灵交流沟通的媒体。文学艺术沟通古人和当代人，沟通各种肤色各种语系的人，沟通心灵，这才是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痴情矢志九死不悔以至不惜生命而进行创造活动的全部缘由。这样，我才能更贴近杜鹃程创作《保卫延安》和柳青创作《创业史》的本体实质；这样，我也才能更贴近邹志安十数年间创造出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两次获得全国大奖的本质性内容。

又有谁能理解，进行着如此巨大劳动的志安，是嚼着酸菜喝着包谷糝子进行这样沉重的劳作的呢？

我和志安大约是先后一年为妻儿转办了城市户口，因为我在西安郊区办事较方便，户口虽进城了我依然住在乡下，图得个耳根清静。志安把妻小户籍转入城市随即举家由礼泉老家搬到西安。他搬来老母妻子儿女和侄儿的同时也搬来了酸菜缸。乡村人淹制酸菜的粗瓷大缸便堂而皇之搬进省作家协会的家属楼。这个时候初获经济改革实惠的城市居民悄然兴起了新“五大件”取代旧“五小件”的革命。然而作家邹志安此时还不能废置或淘汰酸菜缸。凭他不足百元的工资和低微的稿酬，要维持一个六口之家和接济残疾弟弟两口的生活，就只能继续乡村农民包谷糝子就酸菜的水平。鲁迅先生说“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志安吃的是西北人用萝卜缨子红苕叶子淹制的酸黄菜，挤着大量的奶。

即使这样，在他身患绝症的1992年春天，他依然应

《文学报》和《陕西日报》联合征文写下了那篇《不悔》的短文。那时候，中国文坛正七嘴八舌讨论“文人下海”的新兴话题，原因是商潮滚滚的现实使文人们感到了生存危机和某些心理上的不平衡不自在。那时候，陕西文坛与志安先后起步的作家哥们弟兄们，对他不幸被无形的鬼魅擒获而扼腕长叹，动心的叹惋里也包含着善良的抱怨，抱怨他写得太急太猛太不注意劳逸适度了。我也在第一次去医院看他时这样抱怨过。当我读到短文《不悔》时便哑然，那种痴情于文学的专注和强悍的精神，使我的心受到强烈的震撼。那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更高境界里的独立理解，孑然绝不同某些庸俗和市侩的患得患失斤斤争逐。这个《不悔》支撑着他原本并不雄健现在已经开始憔悴的身体，而那躯体里依然灌注着某种魔力，我看得出来还是文学这个魔鬼。他要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体验渲泄出来展示出来，把他体验到的这个世界里的全部美好和卑鄙、欢乐与痛苦，崇高与龌龊、鲜花与蛆击，展示给他热切关注着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与他们交流和沟通。

在生与死的阴阳交界处，他沉静如铁地宣布：

不悔！

庸俗的我还能再抱怨他什么呢！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便变幻着志安的种种眼神，有激烈辩论的生气逼人的灼灼之光，有慷慨陈述艺术主张时的睿智，有沉醉忘情于乡野逸闻笑话的顽皮，有搞点小动作捉弄某个可笑角色的诡谲，有倾心谈叙心事情曲儿的忧伤。然而留给我最难磨灭的却是两种眼神。大约是他写这几部

爱情系列长篇那几年间，记得某天早晨我从乡下垫居处回到作协大院，在门房取信时见到志安，两只布满红丝的眼睛像是传染了红眼病，我问他是否感染了，他摇头坦然地笑笑说没有。我便肯定他是夜里熬得太久了。我知道他的写作习惯，常是夜里三点钟爬起来写东西，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干活，一直写到次日上午。几次出外开会同住一室，天亮时我就睁眼看见他扶案疾书的背影。那时候他的爱情探索系列大约正写到欢处，一本又一本抛出来，熬红眼睛似乎已习以为常毫不在意。

难以忘却的第二种眼神一想起来就令我凄凉。在他垂危之际我去看他，把我们能想到的让他揪心的四件事一一明确告诉他，让他放心。他已处于半昏厥状态，一阵清醒一阵昏迷，口腔已不能发出一丝声音，判断他清醒或昏迷的标志便是他的眼神。那眼神已经失去光泽而笼罩着一片昏暗，当着黑色的眼球基本可以固定在眼眶中央时，他是清醒的，我便抓住短暂的机会说出关于对他老母亲的生活安排，他便点一下头。当那黑色眼球翻转上去隐没起来时，我说的事就毫无反应，他又昏厥了。他已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步，微弱到连眼球都不能自控了。四件关于老人妻子儿女等生活工作安排的事间断了几次等待了好久好久才交待完毕，也包括我的几次哽咽说不出话而耽误了他清醒转来时的机会。

垂死者留下的凄凉是我的。

生的欲望直到垂死的最后一刻依然在那眼神中忽游闪现，并因其不可逃躲最后的破灭而更显得凄楚动人，那是

一种不息的强烈创造欲望破灭时的依然顽强的信念：不悔！

文学这个魔鬼啊！

我不想再多回忆几十年来的相识和相交，可资回忆的往事太多了。七十年代初，我们几乎同时在陕西地方文学杂志上发表因释“阶级斗争”的小说处女作，我们共同欢呼中国文学艺术的春天的到来，我们又是几乎同时进入陕西作协专业作家的队列，我们无数次一起去参加种种文学集会且同居一室。我们友谊甚笃也免不了争执，我们互相信赖也发生过猜忌，然而终究都化解冰释了。在他逝后一年，他生前的一位好朋友赵润民找到我，说志安病危时他去看他，志安向他说了几句关于我的话。赵润民刚说了一句我便潸然泪下，并制止他再继续说下去。这样的话听一句就够我受用一辈子了，多听一句就觉得心灵承载不起。赵润民说他想看到我写志安的悼念文章。越是这样，我越发不敢触及到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一泓情感的潮水。我又想了，写了又能如何？不过是给活人看的，对于失去至亲也失去精神和生活依托的老人妻子儿女来说，现在最需要最难的自然是生计问题。为了不能忘怀的那两种眼光，我是想尽到一个同志同行朋友的心意去做一些事。

往事如烟，如潮，如泪，如血。这篇序文显然不是我倾泄那种交织着血雾泪潮的地方，依然潜存心底。但有一件事却忍不住要写。我的母亲陪女儿念书先我住进城市，母亲住不惯是可以理解的。她和邹志安母亲在同一条巷道里也不知怎么就认识了，彼此谁也不知道她们的儿子是交谊可以的朋友。她们是在视对方肯定来自乡下可以说话时自

然认识的，因为她们两位老人的穿戴包括说话的神气和走路的姿式都保存着乡村风姿，与那些城市老太太在一切方面都迥然各异，像动物可以嗅到同类的气味一样互相靠近而结伙成帮了。她们成了朋友并开始频繁的互访活动，她操着礼泉口语，我母亲则是灞桥土著，些小的方言差异不能构成阻碍。有一次，我发现案上有一包包谷糝，母亲说是“志安妈拿来的，今年的新包谷糝。”我大为感动，一包包谷糝竟然令我动情。

志安去后，我多次去其家看那位老人，每一次都向她发出邀请，请他到我们家去和我母亲聊天拉闲话，用意是不言自明的，而且说明我母亲因高血压腿脚不灵了，况且我的楼层低。这位老人一次也未登过我的家门。去年中秋节时我又发出邀请，不料老人家哭出声说：“我想去哩我想去哩我咋不想去吗！我去看见你跟你妈在一搭，就想起我娃。我娃这阵儿在那达哩……”我听了几乎心肝碎裂，一句话也说不出。

作为志安的朋友，我虔诚地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你们为志安终其一生而不悔的事业的血泪结晶提供了重新走向读者的机会，这些作品我已无意评说，让他们走向广阔的心理空间吧；作为志安生活体验生命体验艺术体验的一次排炮般的展示，相信会沟通无以数计的男女的心灵。这样，我在面对他的眼神和那位老妈妈的眼睛时，自觉可以能够既不虚伪于艺术也不虚伪于人生。

1994.3.14 草于小寨

3.15 改写于西安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爱的迷惘曲，情的咏叹调。

漂亮、丰满、白皙、富有性感的少女刘小虹与同学唐林生是一对情窦初开的恋人。不料刘小虹高考预考落选，其母担心唐林生考上大学后抛弃女儿，便三番五次逼婚，目的未达就唆使小虹大闹考场，致使唐林生考绩欠佳，以一分之差而落榜。这时，刻薄势利的刘母绝情地斩断了女儿与唐林生的情缘，为女儿物色了一个家庭富有却不务正业的花花公子王明明。也许是出于一种小小的报复和虚荣，小虹很快就与王明明打得火热。逢回路转，唐林生却因高考录取分数线下降而被师大中文系录取，这时唐林生欲与刘小虹重续恋情，却已为时太晚。他带着无尽的遗憾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王明明看中的是刘小虹那白嫩的肌肤、饱满的乳房和性感的腰身。刘小虹在母亲的教唆下，一门心思想攀上这门亲事。于是，在王明明的引诱、挑逗下，小虹献出了自己处女贞洁，以至于到后来更是主动送上门去，供王明明蹂躏、玩弄、泄欲……然而，王明明很快就觉得小虹的一切都不新鲜，也没有了当初的冲动、迫切和渴求，对小虹甚至有些恶心，最后以三千元的代价抛却了小虹。小虹最后无奈，嫁给了一个年已四十多岁、已有3个孩子的县税务局长，以实施她的又一个报复计划……

唐林生在初恋失败后，对女性产生淡漠，上学期间拒绝了许多女大学生抛来的绣球，难道他看破了红尘，想遁入佛门吗？不是，他的故事真是一言难尽……

在高考的前几天，唐林生的家里就不断地有人来，姑妈、姨妈、舅舅、姐夫、左邻右舍和村上的人……他们说了许多鼓励和期待的话，令唐林生激动不已。他们说到他的父母，为供他上学所受的种种可怜；特别提到他的父亲把新挖的红薯烤熟了几个，用毛巾包了揣在怀里，在星期三下午给他送馍的时候把那红薯带去，走了七里路，解开的时候那红薯还是热的……唐林生，不断地回忆起他十二年间读书生活的许多细节……

“那么多人都在为我做准备，或者做出牺牲，都在期待着我……”他想。

在许多客人中，姐姐是每天必到的一个。她还不到四十岁，但面孔黑瘦，头发已经几乎全白了。她日子过得紧巴，一年四季几乎没有闲过，因而经常有各种疾病。她是所有客人中最喜形于色的一个，显然已经预见到了那大喜的日子。她每天骑自行车跑一趟，而在考试的先天下午一进门就说：她晚上不回去了。把提兜解开，里边有几十个

煮熟的鸡蛋，还有一盒葡萄糖注射液。

“你这几天就净吃煮鸡蛋吧，又耐饥又耐渴。”她说，“村上的人都说，考试的时候不准上厕所……那葡萄糖针，每考一节前你就打破喝一支，我们村的周娃他爹，去年就给周娃喝这个，说考的时候心里不慌慌……”她还详细叮咛：打破后倒在茶杯里，看好，不要把玻璃渣喝下去。

唐林生一一答应，心里只觉得发热。

这天晚上，所有的人都为唐林生服务。大家注意他的神色和举动的意向，他刚张开半个口想要打哈欠，大家就手忙脚乱安顿他睡觉，好像他是四五岁的娇惯的小孩。他躺下了，小妹拿把扇子坐在他跟前给他扇。别的人，都在他跟前守候着，尽量小声说话。唐林生合了眼，但心里那激动的浪潮却一股接一股地冲击他，他猜测明天的考题难易的程度，感受着身边的幸福与期待的气氛和那神秘的喜悦必会降临的预感。他忽然觉得他就要出远门了，而且一去不返。这时，他一点睡意都没有了。刚由仰卧变成侧卧，就听姐姐在耳边说：

“你什么都不要想，要好好睡一觉呢！一定要挣扎着睡一觉……”

然后，姐姐约了母亲、小妹和别的人，到隔壁的房子里去。从那里传出轻得听不清楚的说话声……“我是要好好睡一觉！”唐林生想，觉得困倦像薄雾那样开始在头脑里弥漫……但突然间，他睡意全消，“听到隔壁正在议论他熟悉的那个女子——那个和他同学三年，但预选不中的女子刘小虹。

“你不知道——”是母亲的声音，“今天一大早小虹她妈就来找我了，立地下马就要我给她个话。我说娃还没有考呢，你急什么呀？她不行，非要我吐‘核儿’不可……”

“小虹面善，她妈怎么就一对白牛眼，叫人觉得恶狠狠的呢……”

“娘家的酵子不好，我怕将来发得稀酸的呢！……”

“林生知道吗？”

“他刚好一大早就到野外复习功课去了。”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姐姐说，“他要心乱了，就什么都完了。”

“要不我怎么今天一整天心里都生那个恶婆娘的气呢……”

“声音小点！”姐姐说。

有轻轻的脚步声。显然是姐姐悄悄到唐林生的门口谛听了一下。

唐林生再也睡不着了。刘小虹是个和他基本上确定了婚姻关系的女同学。虽然没有举行订婚仪式，没有谈及彩礼方面的事，但三年来他们亲亲热热地相爱，双方早已在心里认定必然要结为夫妻；双方的家长也都认可，还添了小虹村的拉拉妈作介绍人。预选的时候小虹没有选上，她哭得趴在桌子上拉都拉不起来……“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呢？小虹的母亲来干什么呢？”他想。那个脸色红润、体态丰满的美丽女子，一下子就闯进他的心里了。我怎么这几天就把她给忘了呢？她多可怜呀！她这些日子受了多少

煎熬啊……想起她看他时那脉脉含情的眼神，想起有一次他大胆抚摩她胖胖的手臂时她脸儿红得像要出血的样子，唐林生的心怦怦直跳，他爬起来，想要过去问问刘小虹的母亲究竟来干什么，又觉得不妥。“不能让父母亲、姐姐和小妹再为我担心了！”他想，“等考完试后我就去找小虹问问。”

疲倦，不安，各种模糊的意念与困惑，使唐林生直到凌晨五点左右才睡着。但他不久就被一种窸窸窣窣的声音，或者说是被一种窸窸窣窣的气氛所惊动。他闭着眼睛感受这声音或这气氛，不久就听到妈的声音，像小时候叫他去上学时的声音那样：

“林生，林生，睁开眼，灵醒一下！”

他睁开眼，已经六点钟。距离考试还有两个小时，但他应该起来了，要吃一顿饭，要走五里路，最主要的他必须清理一下思绪，使情绪进入最平静、最单纯的临考前的状态。

姐姐给他打好洗脸水。洗完脸，又剥好了五个鸡蛋端到他跟前来。在他蘸着盐大口吃鸡蛋的时候，爹在一边抽旱烟袋，姐姐、母亲和小妹都定定地坐着看他。

“你一定要考好！”姐姐说，喉咙哽咽，忙掏手帕擦眼泪。

“你什么也不要想……”妈说，也哭了。

小妹的泪水也刷刷流下来。

爹用力在凳子腿上磕烟锅，不知是生她们的气，还是隐瞒自己的感情。

唐林生的心里再一次卷起热浪。他什么也不想。他只尽力去感受那样一种情绪，即：他欠了他们大家太多的东西，他们为了他都受了太多的可怜，他必须要对得住他们；假使一个月后他只看到了他们失望的脸色，那他简直就无地自容。就带着这样一种情绪的热力，姐姐送他上路。

麦子收过了，打光了，偶尔有一片麦茬地，场上有一堆堆的淋雨后发黑的麦草。一片片半尺高的玉米苗，沾染了黎明时的露水。一片片甜瓜地和西瓜地，铺藤设蔓，而瓜庵子里静悄悄的，间或有狗探头乱咬。七月清晨宁静的田野，使唐林生的情绪得到转换，他觉得轻松与清新。忽然想到他们学校那个胖胖的和善的女老师，每逢她的儿子高考，她都说儿子太小身体又不好而阻拦他考，阻拦不住时就告诉儿子“全当耍哩，全当去经战场；一定不要考上，明年再下决心考”，而三个儿子都是一考就中，这老师要么就是真心实意，要么就是战术高明，可惜唐林生的母亲和姐姐不懂这些！但话又说回来，那老师的儿子都吃商品粮，又有钱，老师当然真心实意得起！他唐林生的母亲和姐姐，可没有力量放开手脚让他连续考五次；他唐林生身上所担负的，实在是太多太重，这次，实际上他是背水一战。

但第一节考英语，唐林生有足够的把握考九十分以上。

临近考场，刘小虹的影子，在他的心里闪现了一下。没等他捕捉住这闪现时的情绪，就看到了那大幅横标和执勤警戒的民警。

姐姐有点紧张，脚步迟疑了一下。